

2020 年春夏之交，三位知名的文論家搭乘時光機奔赴文學概論課堂，一同研討沈德潛譽為「絕唱」的杜牧詩〈泊秦淮〉：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可惜當天的錄音設備故障，僅有聽眾筆記可供參考。請以彙整的筆錄論旨為線索，依序回答下列問題：

一、文論家甲從「時代與文風」的角度立論，說明文學作品不僅是作家個人意識和靈感的表現，而會因應時代和社會的變化，體現人們對於現實人生的感應，揭發：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。」

(一)請揭示文論家甲的姓名和其立論所出的論著名稱，並扼要概述此一經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意義。(10%)

(二)請依據文論家甲的論點，賞析〈泊秦淮〉一詩。(20%)

二、文論家乙發揮自身所提出的「境界說」，由「有我無我之境」和「隔與不隔之別」著眼品評，謂：「語語都在目前」便是不隔，「境非獨謂景物也，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」，「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」。

(一)請揭示文論家乙的姓名和其立論所出的論著名稱，並扼要概述此一經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意義。(10%)

(二)請依據文論家乙的論點，賞析〈泊秦淮〉一詩。(20%)

三、與會的文論家羅蘭·巴特 (Roland Barthes)，拈出其具典範轉移意義的「作者已死」一說，取消作者對於作品 (work) 的權威性，運用文本 (text) 的概念解讀〈泊秦淮〉，強調「只有作者死亡了，讀者才能誕生」。

請進一步闡述巴特的看法，並以〈泊秦淮〉為例，說明「轉向讀者」在解析文本所引發的關鍵變化。(20%)

四、受過當代性別理論洗禮的你，請嘗試從「商女」的位置出發，由「商女」的觀點重新解讀〈泊秦淮〉，作一不與敘事者同聲氣的批判閱讀。(20%)